

紅山茶

红 山 茶

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 编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4.75印张 104千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,000册

书号：8113·839 定价：0.37元

目 录

红山茶（独幕话剧）…………… 邝国凡（1）

亲 家（牛娘剧）…………… 王其鹏（19）

酒葫芦告状（彩调剧）……原作 唐雄 罗庭坤

改编 桂林地区彩调剧团（39）

窄 路（桂南采茶戏）……………凌祖余 赵夫成（64）

春花三戏锅铲嘴（小歌剧）…………… 余杏荣（83）

人情债（小戏曲）…………… 王志梧（105）

追 鱼（彩调剧）……吴源信（执笔）余来天（119）

女儿媒（壮族末伦剧）…………… 方士杰（130）

• 独幕话剧 •

红 山 茶

(据金一鸣小说《后方》改编)

卞 国 凡

时间 傍晚。

地点 某城市。

人物 张捷——纺织女工。

丽娟——张捷的同厂女友。

程亮——解放军某部军直侦察连班长。

梁彬——丽娟的表弟。某军人招待所的工作人员。

〔主题歌第一段：

“他”是谁？谁是“他”？

姑娘啊请你回答。

一颗诚实的心，

带着智慧，带着深情，

一双勤劳的手，

建设祖国，保卫四化。

新长征路上，

不停地闪耀着青春的火花。

这，就是“他”。

就是“他”！

〔歌声中幕启。〕

〔二道幕前，丽娟在焦急地等人。〕

丽娟 （高兴地）张捷！张捷！

〔张捷抱着书走上。〕

张捷 啊，丽娟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

丽娟 干什么？找你老半天，腿都快走断啦！

张捷 当心点，腿断了可没人要。

丽娟 没人要？早都定了，国庆节等着吃糖吧。哈哈哈哈哈！

张捷 啊，真快。祝你幸福！

丽娟 谢谢你的祝福。那，你的呢？

张捷 我？谈不上。

丽娟 没人要？

张捷 （装出可怜的样子，认真地点点头）嗯。

〔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。〕

丽娟 你呀你，整天就知道趴在书堆上，泡在车间里，对自己的事，总是这样不痛不痒的。

张捷 这些事，我可不想去大伤脑筋。

丽娟 不用你去伤脑筋。告诉你吧，我已经跟“他”说好啦，今天晚上你们一起去看场电影。

张捷 看电影！这……我可没思想准备。

丽娟 看场电影还要作什么思想准备？

张捷 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我去找他……

丽娟 找他又怕什么？他又不是老虎。他是我的表弟，一位年轻的军官。有能力，有才干，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。人也长得不错，高个子，大眼睛，又文雅，又大方，

又……

张捷 快别说啦，你都说过几百次了。

丽娟 再说，他曾经来找过你两次，可你却老跟人家捉迷藏。

张捷 不不，是真的有急事。

丽娟 所以，今晚你主动点去找他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你说呢？

张捷 ……好吧。不过，第一次见面，你说要不要带点什么？

丽娟 这好办，带一束花去吧。对了，带一束美丽的玫瑰花！

张捷 玫瑰是美丽的，不过，我更喜欢经得起风雨霜雪的红山茶。

丽娟 红山茶？

张捷 在祖国的南方，这花长得更是生机勃勃。翠绿的叶子，鲜艳的红花，就象一位战士，坚强地守卫着祖国的南疆。

丽娟 啊，想不到一朵普通的花，叫你说得这样美好，这样有诗意！

张捷 唉，什么诗意，你听，我现在心可跳得要死！

丽娟 不用紧张，要沉得住气，懂吗？听着：沿江招待所，七楼二号房梁彬同志。记住啦？

张捷 忘不了。

丽娟 这回该我祝贺你啦——祝你幸福！

张捷 衷心的感谢你！（顺手给丽娟一捶）

丽娟 （装腔作势地）哎唷！我可受不了啦，谁见过这样来谢媒人的！

张捷 （威胁地举起拳头）你……

〔丽娟笑着跑下。〕

张捷 （自言自语地）沿江招待所七楼二号房，梁彬。梁

彬……难道说，他就是“他”？（突然发现观众在笑，害羞地捂着脸跑下）

〔二道幕启。〕

〔城市街道的景色。〕

〔程亮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泥凳上。身边放着简单的行李。他在等车。〕

〔幕内传来汽车到站的声音。程亮正想提取行李，但必定是搭车的人多而拥挤，他只好慢慢缩回了手。〕

〔汽车开走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又恢复原来那种沉思的姿态，思念着连队的生活。〕

〔少顷，张捷捧着一束鲜艳的红山茶上，她喜悦而又带点紧张。〕

〔她掏出手帕来揩拭手中的花束，无意中却把钱包也带了出来，掉在地上。〕

〔程亮微微抬起头，望一眼正想走下的张捷。〕

程亮 同志，钱包！

张捷 （犹豫地）同志，是你叫我吗？

程亮 （平淡地冲前面伸一伸下巴）钱包。

张捷 啊，是的，是我的钱包。同志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啦！

程亮 不用。

张捷 嗨，真是的，我也太粗心……你在这里等人吧？

程亮 （摇摇头）

张捷 噢，带着行李，你是在等车？

程亮 （点点头）

张捷 这路车人特别多，乘车可不容易呢！

程亮 嗯。

张捷 （旁白）哎唷，这么不爱说话的人，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呢！（看看表，理理花束）要是“他”也是这个样，那可叫人受不了！（为自己的怪念头感到好

笑)哎!

〔幕后传来汽车到站的声音。〕

张捷 同志，车来啦! (兴奋地跑下)

〔程亮提了行李，从长凳后拿起拐杖，费力地站了起来。直到现在，大家才知道他是个残废军人。他刚想挪动步子，可复又站住了。〕

程亮 唉，老是这么多人!

〔站着看了一会，程亮又坐回长凳上。汽车开动了，走远啦……他，在发着愣。〕

〔静场片刻。张捷复上，她轻轻地走回到程亮的旁边。〕

程亮 (发现张捷，吃惊地)啊，你没走?!

张捷 (同情地看着程亮)嗯。

程亮 我见你已经上车了，怎么……

张捷 是的，可我又下来了。同志，你的腿——

程亮 唉，有点毛病。

张捷 你应该主动叫人帮帮忙，大家都会乐意帮助你的。

程亮 我没什么急事，可以再等一等。

张捷 (打量着程亮)同志，我好象见过你。

程亮 (摇摇头)

张捷 真的，我看你挺面熟的。

程亮 噢!不，不会的。我不是这里人，也是头一次到这儿。

张捷 这……可能是我记错了。

程亮 我家离这儿还有上千里路。

张捷 噢，你是回家探亲的?

程亮 不，我刚从家里来，顺便到这里的大医院看看腿。

张捷 部队医院怎么不派个人陪陪你呢?

程亮 原来说好了的，到时候有人到家里去接我。我现在是

提前走，他们不知道。

张捷 噢。

程亮 唉，在家里怎么说也呆不住，不习惯。

张捷 这么说，部队里的生活，一定是紧张而又愉快的，是吗？

程亮 （提起部队，他眼睛有了神，话也多了）是啊，连队的生活是紧张的，有时还是相当艰苦的；可她能给人力量，给人信心，叫人看到生活的意义！你一旦突然离开了她，那，就会吃不香，睡不好，就象孩子半夜里找不到妈妈，感到孤独，害怕；就是在睡梦里，你也会听到那嘹亮的军号声，但是，当你伸手摸到的并不是枪，而是一副拐杖的时候……那种滋味真不好受！

张捷 （怜惜地看着程亮）唉！

程亮 啊，同志，你一定想不到，现在，我们的部队在做什么吧？

张捷 （感兴趣地）那……你说吧。

程亮 噢，同志，您请坐。

张捷 谢谢！（很大方地坐到长凳上）

程亮 （回忆，向往地）我们班的同志，联名给我来了信。是啊，他们在搞拉练！为了熟悉环境，警惕越南小霸的进犯，他们要从广西的防城，沿着国境线步行到云南的河口。要走整整五个月。这是多么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啊！（忘情地）我真想立刻就到那里去。（想起自己的腿）我可以给他们烧热水，烫脚……

〔静场片刻。〕

张捷 唉，同志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

程亮 我！……某部军直侦察连的。

张捷 啊，是侦察兵！（惊奇地望着程亮）

程亮 嗯。

张捷 （开玩笑地）你跟电影里的侦察兵可不太一样。

程亮 噢？

张捷 你应该是很灵活的才对。唔，比如说，你为什么不叫一辆出租汽车或者机动三轮车呢？反正可以报销嘛。

程亮 唉，一个人坐在小车里，叫另一个人替他开，这——太不好意思了。

张捷 这又有什么。再说，平时不养成机动灵活的习惯，到了战场你可怎么办呢？

程亮 这——是两码事。

张捷 一码事。对啦，昨天的解放军报，你看了吗？

程亮 没看。这两天都在路上。

张捷 上面有一篇通讯，就报道了一位侦察班长的英雄事迹。他名叫——对，叫程亮。

程亮 程亮？！

张捷 对。前程万里的程，明亮的亮。（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）有一天晚上，程亮和另一位战士在越南匪兵的阵地上捉到一个舌头。撤离时，他不幸踩响了地雷，惊动了敌人。在这紧急关头，只见他顽强地拖着一条血淋淋的腿，躲进一片山茶树林里，选了一处有利的地形。同志，你在听吧？

程亮 噢……是的。

张捷 程亮他用密集的枪弹吸引住敌人，掩护战友顺利撤退，完成了任务。最后，子弹打光了，敌人喊叫着扑了过来，他们在地上寻找血迹。但是，只见遍地都是

火红的花瓣，它们和战士的鲜血融在了一起。敌人好几次经过程亮的身边，可是，在浓密的树叶里，战士的军装，就象那青翠的叶子；战士的领章和帽徽，就象那鲜红的花。是啊，那时候，英雄的程亮，真的好象化成了一棵刚劲挺拔的红山茶！……敌人走啦，程亮爬到公路边，他用一把匕首夺取越军的一辆三轮摩托车，胜利地回到了自己的阵地。

〔张捷讲完故事，回头看看程亮。而程亮他，又已经陷入了沉思。

〔张捷看到这种情景，扫兴地叹了口气。

张捷 （站了起来。旁白）唉，这人心肠倒挺好，就是太死板，还有点不够虚心。跟他说了半天话，可你看，象根木头。（看看表，望望车站。走近程亮）同志，同志！

程亮 噢！（莫明奇妙地点点头）嗯，我在听……

张捷 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位同志真有意思，我早就说完啦！哎，车快到了，到那边等吧。

程亮 好，好。

〔张捷与程亮下，二道幕闭。

〔二道幕前，丽娟挎着个时髦的人造革挎包，急匆匆地上。她透着大气，从挎包里取出一把小巧的圆形折扇，发狠似的扇着。

丽娟 （总算透过气来）嘘——天老爷，总算是完成任务啦！唉，为了这两张电影票，差点没打起来！（从挎包里取出电影票）还好，都是好位子，又是双排，又是双号，这叫一双两好，好事成双！哈哈哈哈哈！（松了口气）嗨，操了半个月的心，今晚总算是出成果啦。

至于成果的大小嘛，那就看他们的啦。好啦，我得快点把票送去，好叫我那位表弟乐一乐！（哼歌）阿哥和阿妹的情意长，好象那啦啦啦……（下）

〔二道幕启。〕

〔沿江招待所的旅客登记处。在一处显眼的地方，新贴上一幅写有“向自卫还击作战的英雄学习、致敬！”的标语。〕

〔梁彬胡乱地翻翻报纸，便在房内心神不定地踱起步来。〕

〔他确是一位风度翩翩，年轻而又时髦的军官。〕

〔丽娟从后门走上。〕

丽娟 表弟！

梁彬 啊，表姐，你可来啦！请坐请坐！

丽娟 （不客气地往长沙发上一靠）噯唷，累死人啦！

梁彬 （给丽娟倒了杯开水）请！

丽娟 谢谢！

〔梁彬急着等回音。丽娟却有意捉弄他，慢吞吞地喝着开水。〕

梁彬 （实在等不得了）表姐……怎么样？

丽娟 唔？什么叫怎么样？

梁彬 我是说，那个——张捷她今晚来吗？

丽娟 哈哈哈哈哈！等得不耐烦了，是吗？（取出电影票）给！

梁彬 谢谢！

丽娟 谢谢？单是为这两张电影票，你就该给我磕头！

梁彬 （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）谢谢表姐！

丽娟 唔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叫她八点钟准时到你的房间找你。

梁彬 好。

丽娟 不是说十二点钟以前没事吗？

梁彬 临时顶的班，八点一刻才有人来接。

丽娟 那，误不了你的大事。不过，你得在房门上贴张字条，免得她找不着你。

梁彬 这没问题，我给楼上值班的打个电话，你放心好啦！

丽娟 放心？我说你可得当心点。人家可是厂里公认的拔尖人物。等会儿你就知道啦，一位多么出色的姑娘！正直，善良，热情，大方。

梁彬 这些你都说过了，我懂。

丽娟 你不懂！这两年来，厂里厂外多少小伙子围着她转，可她全拒绝了。唉，算你有福气，人家总算答应来见见面。你呀，得给人留个好印象。

梁彬 表姐说得对，我一定坚决照办！

丽娟 哈哈哈哈哈，照不照办由你自己吧，反正，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梁彬 （严肃认真地）说真的，这关系着我的切身利益。表姐，我决不辜负你的一片好意！

丽娟 这就对啦。好吧，我还有件急事要办，八点钟再来看你，不，再来看看你——们！

梁彬 （立正）是！

〔两人笑着下。〕

〔少顷，梁彬复上。〕

梁彬 （拨电话号码）喂，小黄吗？我是梁彬。喂，有件十分要紧的事请你帮个忙。啊，非常要紧，切身利益的大事，懂吗？请注意，八点钟左右如果有人来找我，请你立刻，马上打电话来。你还要特别热情地接待她，对，可别忘啦！再见！

〔梁彬放下话筒，想入非非地呆立着。〕

梁彬 （突然兴奋地唱起歌来）亲爱的人儿你可曾知道，有

一颗心在为你燃烧……

〔他边哼着歌边忙着整理服务台上的东西。他看看表，整整衣领，理理头发，顺手摆出“客满”的牌子，便忙着结起账来。

〔张捷与程亮从正门走进室内。

张捷 唉，总算到啦！

〔梁彬好奇地看了一眼来客，又继续忙起他的事来。

〔程亮走近服务台，看看“客满”的牌子，就犹豫了一下。

程亮 （掏出证件）同志！

梁彬 （忙着记账，不理）

程亮 （稍等一会，很和气地）同志！

梁彬 （漫不经心地）有事吗？

程亮 是住宿啊。这是住宿介绍信。

梁彬 （用笔敲敲“客满”的牌子。打算盘）

程亮 我看见了，但是，麻烦你想个办法吧！

梁彬 （头也不抬）没法想啦！

程亮 这……

张捷 同志，他的腿……很不方便。

梁彬 是呵。但是也没办法啊——啊——嚏！（趁势打了个哈欠。数钱）

张捷 同志，这是特殊情况，照顾照顾吧！

梁彬 （点错了数）嗨，你这位同志也真难说话，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啦！（敲着“客满”的牌子）这上面的字可不是写着玩的！

张捷 我不过是说说原因罢，怎么是这种态度！

梁彬 好好好，态度不好嘛可以改正。可实在对不起，咱公事公办，讲情面，走后门这些不正之风……

〔电话铃响。梁彬触电似地蹦了起来。

梁彬 （接电话）喂，小黄吗？……姓秦？啊，是秦副部长啊，首长好，首长好！噢……坐小车来？噢，马上就到的……好的……好的好的，好！请首长放心！

〔幕后传来小车的声音。梁彬放下话筒。飞快地从后门跑下。〕

〔张捷带着气，走到后门口，冷眼观看这种在旅馆饭店里屡见不鲜的把戏。〕

〔幕后传来梁彬的声音：“您就是秦副部长的亲戚吧？欢迎欢迎……”〕

张捷 （气愤地转回身）哼，又是个会拍马屁的！对下面虎着脸，对上面摇尾巴，那副样子，叫人看了牙根都疼！

程亮 唉！

〔梁彬复上。整理账本、单据。〕

张捷 （沉住气）同志，不是还有床位吗？

梁彬 就这么个床位，人家三天前就登记了。

张捷 不对，明明是刚打来的电话，我可注意听着呢。

梁彬 （看看张捷，又看看程亮，傲慢地）这位同志是干部，还是战士？

程亮 （很有礼貌地站了起来）是战士。

梁彬 战士请到第三招待所去，这里只接待干部。

程亮 第三招待所……刚才，火车站的一位同志带我去过了。可那里也说没床位，说是这里有，所以……

梁彬 这里只接待干部。

程亮 是。

张捷 你说这里不接待战士，那请问，刚才那位秦副部长的亲戚，他根本就不是军人，为什么又能住呢？

梁彬 （根本不理张捷。拎起话筒打起电话来）喂，小黄吗？今晚放映的那部影片你看过了吗？好，请你给我说说

吧。因为，等会看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向“她”介绍情节啦。哈哈哈哈哈，好，我听着。嗯……

张捷（沉不住气了）嗯，同志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！

喂！你到底……

程亮（拉拉张捷的衣袖）别跟他吵，没意思。

张捷（冲着程亮）怎么没意思？不跟他吵就住不进去！

程亮 嗯，那等他打完电话再说吧。

张捷 唉，你也太老实了！老实，在某种场合是吃不开的！

梁彬（打电话）哈哈哈哈哈，真有意思！怎么？就这样结束啦？太突然啦，这个结尾我不太满意。啊呀，请你注意，现在已经是——七点五十四分三十七秒，快八点啦，请你留心点。再见！

张捷（自语）是啊，快八点啦。（捧起花束）

程亮（自语）快八点啦，天已黑啦！

〔梁彬走近窗口望了望，从后门走下。〕

程亮（喊梁彬）同志，同志！（看着梁彬头也不回地走下，感慨地）唉！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楼房越多，越难找到住的地方？在农村，在边防的山寨里……大爷，大娘……乡亲们……唉！

〔张捷在旁边聆听着程亮的独白。她同情地摇摇头，慢慢地坐了下来，放好她的花束。但马上她又捧起花束站了起来。〕

张捷 同志，同志！

程亮 噢，对，你有事就先走吧。（感激地）同志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啦！

张捷 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，既然要靠熟人，靠关系才好办事，那，我这里也有……朋友。

程亮 这……

张捷 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找朋友想想办法。

程亮 不不，同志，这没有必要。

张捷 有必要。问题很清楚，你要想住得进去，就要先找个熟人；或者先有个当部长的叔叔。

程亮 不该学他们那一套。好吧，我再跟他说说看，如果还说不通，那，我走。

张捷 唉，有些人的心，就象外面结了一层冰。对自己热得不得了，可对待与他利益无关的人，真是冷若冰霜啊！
〔梁彬复上。〕

程亮 同志……

梁彬 （烦躁地）你别说啦！如果能安排，我何必不给你住呢，对不对？

张捷 对不对应该问问你自己。对一位残废军人不照顾，反而留着空床位做人情！

梁彬 啊哈，照你这么说，我非得安排他不可罗？

张捷 那就全凭你的良心了。人和冷血动物总是有区别的。

梁彬 不就是腿有点不方便吗？（指着报纸）昨天的解放军报，你大概也看了吧？

张捷 看了又怎么样？

梁彬 如果那位被地雷炸伤腿的侦察英雄程亮来了，那我简直就得把整幢楼房都让给他罗？

张捷 我倒愿他千万不要碰上你。不然，恐怕也会同样给赶走的。

梁彬 说话要有根据！

张捷 眼前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
梁彬 可是，再一次请你看看这上面吧。（指着“客满”的牌子）

张捷 早就看清楚了，而且，还看穿啦！